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百戰奇略 第十卷

疑戰

凡與敵對壘，我欲襲敵，須叢聚草木，多張旗幟，以為人屯，使敵備東，而我擊其西，則必勝。或我欲退，偽為虛陣，設留而退，敵必不敢迫我。法曰：「眾草多障者，疑也。」

《北史》：周武帝東討，以宇文憲為前鋒，守雀鼠谷。帝親臨圍晉州，齊主聞晉州被圍，亦自來援。時陳王純屯千里徑，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，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，並受憲節度。憲密謂椿曰：「兵者，詭道。汝今為營，不須張幕，可伐柏為庵，示有處所。令兵去之後，賊猶致疑。」時齊主分兵萬人向千里徑，又遣眾出汾水關，自帥大軍與椿對。椿告齊兵急，憲自往救之。會椿被救追還，率兵夜反。齊人果以柏庵為帳幕之備，遂不敢進。翌日始悟。

窮戰

凡戰，如我眾敵寡，彼必畏我軍勢，不戰而遁，切勿追之，蓋物極則反也。宜整兵緩追，則勝。法曰：「窮寇勿迫。」

漢趙充國討先零羌。充國兵至羌虜所，虜久屯聚，懈弛，望見大軍，棄輜重，渡湟水。道隘狹，充國徐行驅之。或曰：「逐利行遲。」充國曰：「此窮寇不可迫也。緩之則走不顧，急之則還死戰。」諸校曰：「善。」虜赴水溺死者數百，餘皆奔潰。

風戰

凡與敵戰，若遇風順，致勢而擊之；若遇風逆，出不意而搗之，則無有不勝。法曰：「風順致呼而從之，風逆堅陣以待之。」

《五代史》：晉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重威等，與契丹戰於陽城，為虜所困，而軍中無水，穿井輒崩；又東北風大起，虜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。軍士皆憤怒大呼曰：「都招討何以用兵，令士卒枉死？」諸將請戰，杜重威曰：「俟風少緩，徐觀可否。」馬步都監李守貞曰：「風沙之內，彼眾我寡，莫測多少，但力戰者勝，此風力助我也。」即呼曰：「諸軍齊擊賊！」馬軍左廂都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，或曰：「虜得風勢，宜待風回與戰。」彥澤亦以為然。馬軍右廂副陣使藥元福謂曰：「今軍飢渴已甚，待風回，吾屬為虜矣！且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，宜出其不意急擊之。此詭道也。」馬步左右廂都排陣使符彥卿等乃以精騎擊之，逐北二十餘里，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，追兵擊之，得一橐駝乘之遁去。晉軍乃退保定州。

雪戰

凡與敵人相攻，若雨雪不止，覘敵不備，可潛兵擊之，其勢可破。法曰：「攻其所不戒。」

唐遣唐鄧節度使李愬討吳元濟。先是愬遣將千餘騎巡邏，遇賊將丁士良，與戰，擒之。士良，元濟驍將，常為東邊患，眾請剗其心，愬許之。士良無懼色，遂命解其縛，士良請盡死以報其德，愬置為捉生將。士良言於愬曰：「吳秀琳據防城柵，為賊左臂，官軍不敢進者，有陳光洽為之主謀也。然光洽勇而輕，好自出戰，請為擒之，則秀琳自降矣。」鐵文及光洽被執，秀琳果降。愬延秀琳問計，秀琳答曰：「將軍必欲破賊，非得李祐不可。」愬，賊健將也，有勇略，守興橋柵，每戰常輕官軍。時祐率眾割麥於野，愬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林中，用誠擒之以歸。將士爭請殺之，愬獨待以客禮，時復與語，諸將不悅。愬力不能獨完，乃械祐送之京師，先密表曰：「若殺祐，則無成功。」詔以祐還愬，愬見祐大喜，署為兵馬使，令佩刀出入帳中，始定破蔡之計。令祐以突將三千為前鋒，李忠義副之；愬與監軍將三千為中軍；李進誠以三千殿為後軍，令曰：「但東行！」行六十里，夜，至張柴村，盡殺其戍卒，敕士少休，令士卒食乾糲，整羈勒、鞍鎧、弓刃。時大雪，旗旆折裂，人馬凍死者相望，人人自謂必死。諸校請所之，愬曰：「入蔡州取吳元濟。」眾皆失色，相泣曰「果落李祐奸計。」然畏愬，莫敢違。夜半，雪愈盛。分輕兵斷賊朗山之援；又斷洄曲及諸道橋樑。行七十里至懸瓠城。城旁皆鵝鵝池，愬令擊之以亂軍聲。初，蔡人拒命，官軍三十餘年不能至其城下，故蔡人皆不為備。祐等坎城先登，眾從之，殺守門者，而留擊柝者，納其眾城中。雞鳴雪止，遂執元濟，監送京師，而淮西悉平。

養戰

凡與敵戰，若我軍曾經挫衄，須審察士卒之氣，氣盛而激勵再戰；氣衰則且養銳，待其可用而使之。法曰：「謹養而勿勞，並氣積力。」

秦始皇問李信曰：「吾欲取荊，度用幾何人？」對曰：「不過二十萬人。」及問王翳，曰：「非六十萬人不可。」王曰：「王將軍老矣，何怯也！」乃命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荊。翳因不用，遂謝病歸頻陽。信攻平輿，蒙恬攻寢，大破之。信又攻鄢郢，破之，乃引兵西，與蒙恬會城父。荊人因隨之，三日不頓舍，大敗信軍，入兩壁，殺七都尉，信奔還。王怒，自至頻陽見王翳，強起之。對曰：「老臣罷病悖亂，大王必不得已用臣，非六十萬人不可。」王從之。翳遂將兵，王送至灞上。荊人聞之，悉兵以禦翳。翳堅壁不戰，日休士卒洗沐，而善飲食撫循之，與士卒同甘苦。久之，問軍中戲乎？對曰：「方投石超距。」翳曰：「可用矣。」荊人既不得戰，乃引而東。翳追擊大破之。至蕘南，殺其將軍項燕，荊兵遂敗走，翳乘勝略定城邑。

畏戰

凡與敵戰，軍中有畏怯者，鼓之不進，未聞金先退，須擇而殺之，以戒其眾。若三軍之士，人人皆懼，則不可加誅戮，重壯軍威。須假之以顏色，示以不畏，說以利害，喻以不死，則眾心自安。法曰：「執戮禁畏，太畏則勿殺戮，示之以顏色，告之以所生。」《南史》：陳武帝討王僧辯，先召文帝與謀。時僧辯婿杜龕據吳興，兵甚眾，武帝密令文帝速還長城，立柵備之。

龕遣將杜泰乘虛掩至，將士相視失色，帝言談自若，部分益明，於是眾心乃定。

書戰

凡與敵對壘，不可令軍士通家書，親戚往來，恐言語不一，眾心疑惑。法曰：「信問通，則心有所恐；親戚往來，則心有所戀。」

蜀將關羽屯江陵，吳以呂蒙代魯肅屯陸口。蒙初至，外倍修恩德，與羽厚結好。後蒙襲收公安、南郡，而蜀將士仁、糜芳皆降於蒙。蒙入據城，得羽及將士家屬，皆撫慰，令軍卒不得乾歷人家，有所取求。蒙麾下士，與蒙同汝南人，取民一笠，以覆官鎧，雖公，蒙猶以為犯軍令，不可以鄉里故廢法，乃泣而斬之。於是，軍中震栗，道不拾遺。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，問所不足，疾病

者給醫藥，飢寒者與衣糧。羽還，在道路，每使人相問，蒙則厚遇之，週遊城中，家家致問，或手書示信。羽人還，私相參問，咸賀家門無恙，相待過於平時，故羽士卒無鬥志。會權又至，羽自知孤窮，乃走麥城，西至漳鄉，眾皆降，羽被殺。

變戰

凡兵家之法，要在應變。好古知兵，舉動必先料敵。敵無變動，則待之；乘其有變，隨而應之，乃利。法曰：「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，謂之神。」

五代梁末，魏博兵亂，囚賀德倫降晉。莊宗人魏州，梁將劉鄩乃軍於莘縣，增壘濬池，自莘至河，築甬道以通餉。梁帝詔鄩出戰。鄩奏曰：「晉兵未易擊，俟彼進取，苟得機便，豈敢坐滋患害？」帝遣使問鄩以決勝之策，對曰：「臣無奇謀，但人給十斛糧，盡乃破敵。」帝怒曰：「將軍留米療飢耶？」又遣中使督戰。鄩謂諸校曰：「大將專征，君命有所不受，臨敵制變，安可預謀。今揣彼自氣盛，難可輕克，諸君以為如何？」眾皆欲戰，鄩默然。他日，乃復召諸將列軍門，人給河水一杯，因命飲之，眾未測其意，或飲或辭。鄩曰：「一杯之難若是，滔滔河流，可勝既乎？」眾皆失色。時莊宗以兵壓鄩營，亦不出。帝又數遣人促之，鄩以萬人薄其營，俘獲甚眾。少頃，晉兵繼至，鄩退。後戰於故元城，莊宗與李嗣源、李存審夾擊，鄩兵大敗。

好戰

夫兵者，兇器也；戰者，逆德也，實不獲已而用之。不可以國之大，民之眾，盡銳征伐，爭戰不止，終致敗亡，悔無所追。然兵猶火也，弗戢，將有自焚之患；黷武窮兵，禍不旋踵。法曰：「國雖大，好戰必亡。」

隋之煬帝，國非不大，民非不眾，嗜武好戰，日尋干戈，征伐不休，及事變兵敗遼城，禍起蕭牆，豈不為後世笑乎？吁，為人君者，可不慎哉！

忘戰

凡安不忘危，治不忘亂，聖人之深誠也。天下無事，不可廢武，慮有弗庭，無以捍御。必須內修文德，外嚴武備，懷柔遠人，戒不虞也。四時講武之禮，所以示國不忘戰。不忘戰者，教民不離乎習兵也。法曰：「天下雖安，忘戰必危。」

唐玄宗時，承平日久，毀戈牧馬，罷將銷兵，國不知備，民不知戰。及安史之亂，倉卒變生於不圖，文士不足以為將，市人不足以為戰，而神器幾危，舊物幾失。吁，戰豈可忘乎哉！